大易擇言

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大易擇言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大易擇言三十六卷

國朝程廷祚撰廷祚字緜莊號青溪上元人是編因桐城方苞緒論以六條編纂諸家之說一曰正義諸說當於經義者也二曰辨正訂異同也三曰通論謂所論在此而義通於彼

與別解之理猶可通者也四曰餘論單詞片
言可資發明者也五曰存疑六曰存異皆舊
人訛舛之文似是者謂之疑背馳者謂之異
也六條之外有斷以己意者則以愚案别之
其明爻象但以說卦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八
卦義為八卦真象八者之得失則以所值之
重卦為斷其明爻義則惟求之本爻而力破
承乘比應諸舊解其稽六位則專據繫詞辨

貴賤者存乎位之旨凡陽爻陰位陰爻陽位之說亦盡芟除蓋力排象數之學惟以義理為宗者也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大易擇言序

日月无不照也江河无不流也容光之照皆日月涓滴之流歸河海易之爲書何獨不然先天後天文王不必同于伏羲元亨利貞宣尼亦不必同于文王漢之言易者三家田何京費皆立於學官宋之傳易者程子朱子言理言數並行而不悖若語其所同者六子統于乾坤乾坤該于易簡乾易知也坤易從也崇陽而抑陰尚健而尚順貴君子而

著有易通一書又有大易擇言分別諸家之說而間以所心得之見附著于篇類多前賢所未發如以說卦健順動入陷麗止說為八卦之本義奉之以闡明爻象而不入于穿鑿名象之糾紛又力破承乘比應之舊解而據依繫辭傳辨貴賤者存乎位之旨祇以本爻本位自為發揮蓋憲章有在復能以經解經其深造自得不為茍同古今說易者雖多吾見亦罕矣顧讀其書覺于程傳本義時有

未合竊謂程朱之易于聖人學易寡過之道已為純密程君亦豈有出其範圍其不同者辭義訓詁之間耳夫義理无窮使程朱復生亦未必不以為起予而程君亦斷非師心而蔑古可知矣所謂如日月之无不照江河之无不流皆大易之道冒乎天下者為之也余恐學者讀擇言之書而有疑也故書其語弁諸簡端松泉汪由敦序

大易擇言自序

六經皆明道立教之書而箋疏之多惟易為最其故可得而言也夫典謨訓誥无剛柔九六之象風南雅頌无吉凶悔吝之文而易有之後之人不能以迂怪之說加之詩書而於易則无所不至蓋徒有見于體貌之不同而不知明道立教未嘗有二致也孔子作傳首明易簡曰像此而謂之象效此而謂之爻蓋慮易道之晦蝕于羣言而揭其本原

以上諸說廷祚于自著易通內辯論甚詳今散見書中而括其大畧于此望溪先生有言吾治易二十年大全以硃墨五色別之者凡七周宋元經解及未刻者所詳定十幾六七辛未有得于易之要領去而從事于周官春秋輒有所獲蓋二經之比例易見而易之比例難明也竊謂善治經者必以經解經以經解經宜求經之比例諸說其即先生所謂比

例者與
論以六條編書
一曰正義
當乎經義者謂之正義經義之當否雖未敢定而
必擇其近正者首列之尊先儒也
二曰辨正
辨正者前人有所異同辨而得其正者也今或正
義闕如而以纂書者所見補之亦附于此條

三曰通論

所論在此而連類以及于彼曰通論今于舊說未協正義而理可通者亦入焉故通有二義

四曰餘論

一言之有當而可資以發明亦所録也

五曰存疑

六曰存異

理无兩是其非已見矣恐人從而是之則曰存疑

又其甚者則曰存異

以上六條乃望溪先生所授以論次先儒之說若纂書者之論隨條附見者皆以愚案別之廷祚識

例餘

一是書原纂五十餘卷臨梓之日嚴加沙汰去者三四蓋宋元以下儒者以談理見長遂致論說滋多而經指有轉因以晦塞者故不得不求其歸於簡明也大抵

折中所錄之外今所增採不過一二焉

一漢唐諸儒之說今日存者无幾凡一語足錄莫不表而出之俾學者知有往古之經師亦瞽宗樂祖

當不當蓋借之以明所處位之當不當又曰五雖
尊位聖人未嘗卦卦以君道言之至哉言矣世之
學者誠能執此數端而推廣之則可以破舊說之
封錮而潔靜精微之指歸漸可窺見青溪先生于
自著易通内已再三剖辨撥雲霧而覩天日今于
是書尤極力發明以示天下之讀
折中者
一引用諸儒不敢用

折中稱名之例宋元以後俱有別號可冠于姓氏之上

自漢迄唐則以鄉里若不得其鄉里與別號則字之又不得其字則名之名不可得氏之而已玉生

述

之道有行藏龍之為物能飛能潛故借龍比君子
之德也初九旣尚潛伏故言勿用
伊川程子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為象
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
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為始物之端陽氣方
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
時
紫陽朱子曰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

故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

承菴姚氏曰九本能變化而時居於初且宜遂養而不出故擬其占辭曰潛龍而教之且勿用焉勿用者勿輕用也非教其終勿用也曰潛即有見之意曰勿用即有用之意特當潛之時且未可用耳案此說得勿用正解

辨正 承菴姚氏曰朱子以潛龍為象勿用為占予不能无疑焉夫所謂占不過占象爻之辭耳今乾之爻辭

取象於龍而又取象於龍之潛見云云者聖人開物而無以啟其明故擬象而語之若曰此必如龍之潛而後可此必如龍之見而後可云耳非上半為象而下半為占也大傳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象指其本體變指其當動辭指其所繫占指其所用非玩占之中又分有象占之別也紫姚氏此說其理甚長讀本義者不可不知

通論　紫陽朱子曰易有如是之理便有如是之象與數有

隆山李氏曰六爻之象皆取於龍者陽體之健其潛見惕躍飛亢初終之序而變化之跡也

雲峰胡氏曰乾初象潛龍護微陽也坤初象履霜防微陰也於陽之微則恐其或用勿也者禁之之辭也於陰之微則慮其必盛至也者危之之辭也

石門梁氏曰乾純陽之卦而取象於龍則其意多為聖人而發者故夫子於文言皆以聖人事明之今觀之六爻則象之所示占之所決夫人可用也獨

聖人乎如初九之潛龍勿用在聖人則方居側微也在君子則遯世无悶也在學者則養正於蒙也以是而推其用何所不可哉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正義 山陽王氏曰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則不彰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上則過亢利見大人唯二五焉

新蔡干氏曰二為地上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功者也陽氣將施聖人將顯故曰利見大人

衡水孔氏曰初之與二俱為地道二在初上所以稱田見龍在田是自然之象利見大人以人事託之言龍見在田之時猶似聖人久潛稍出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故天下衆庶利見九二之大人

紫陽朱子曰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者但為利見此人而

卦初上兩爻多有言君子者而蹇之上六何以曰利見大人乎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正義 北海鄭氏曰三于三才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

衡水孔氏曰九三在憂危之地故終日乾乾言終竟此日健健自強不有止息夕惕者謂至向夕之時猶懷憂惕

紫陽朱子曰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

蔡氏曰乾乾行事不息也下乾終而上乾繼之故曰乾乾

愚案本義云九三性體剛健有能乾乾夕惕之象又云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象占无別豈二者理本一貫朱子亦未嘗截然以為兩事與

餘論

或問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竊意因時而惕雖聖人亦有此心朱子曰易之為書廣

大悉備常人皆可得而用初无聖凡之别但當著此爻使用兢兢戒惕

隆山李氏曰九三言君子人位也要之六爻其象皆龍其用皆乾其德皆君子　案此言可破一切拘泥之說

雙湖胡氏曰乾九三一爻實居六十四卦人道之首聖人重人道故象之以君子

雲峰胡氏曰六爻惟三四言无咎以人位故也為人而頃刻不知憂懼動輒有過乾乾夕惕庶乎可以

免過云爾

存異　雙湖胡氏曰一卦六位初三五為位之陽二四上為位之陰則下體初二三之位有離象上體四五上之位有坎象乃六十四卦之通例○又曰此爻終日夕分明以離位取象

愚案六位以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本舊說相承之誤所當辨者若謂下體皆象離上體皆象坎以為通例豈經卦惟有坎離二卦重卦惟有既濟一

卦乎至謂此爻之終日夕為以離位取象又何以處訟卦上九之終朝既濟六四之終日乎學者毋為所惑可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正義 紫陽朱子曰九四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

雲峰胡氏曰其位上下之交其時進退未定之際躍以或言審于進也淵以在言安于退也

次崖林氏曰或躍在淵將進而未必於進也未必於
進非不進也審進退之時必時可進然後進也是
謂隨時進退

紫峰陳氏曰九四居上之下適當改革之時是其欲
進以有為而商度之未決蓋將待時而出見可而
動也有如龍之或躍在淵焉其象如此占者誠能
隨時進退則其進也非貪位退也非沽名可以投
事幾之會可以免失身之辱何咎之有哉

龍在田天下文明皆言二之德盛化神而人利見之也五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天且不違況於人乎皆言五之位尊道行而人利見之也二其孔子文王之事乎五其二帝三王之事乎他卦利見大人雖各主一事言之不能如此之廣大然亦畢者暗者利見德位之高明者也案二利見五五利見二以為推廣之說固无礙

愚案胡雲峰以中正純粹專屬九五此說誤爻位雖

有優劣而處之各得其當即无往而非中正純粹故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雙峰饒氏謂一爻有一爻之中其論善矣

蜀郡揚氏曰龍之潛亢不獲中矣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二五其中乎故天下利見之

紫陽朱子曰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此說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正義 沛郡劉氏曰總六爻純九之義故曰用九

紫陽朱子曰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

承菴姚氏曰潛見惕躍飛亢羣龍隨時以變化而无端倪之可指是謂无首

愚案見羣龍无首乃聖人天德之純凡有所為必待

時至事起而不以意必先之所謂不以剛為天下

先者其説如是而已

辨正 廬陵歐陽氏曰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謂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无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无九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於乾坤言之則餘可知耳

紫陽朱子曰用九當如歐公說方有情理其解易所以不敢同伊川便是有這般處○又曰如歐說蓋為卜筮言所以須著有用九用六若如伊川說便无此也得

又曰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

承菴姚氏曰乾坤二用說者謂變剛為柔變柔為剛向嘗疑之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坤天下之至順也

健順而何取於變耶且用九用六聖人明教人之以九六為用也而又何以教其剛者變為柔柔者變為剛耶詳觀彖象文言諸傳恐无是理

愚案九以名陽爻六以名陰爻又獨於乾坤言用九用六者二卦得陰陽之純言乾之所用皆九坤之所用皆六也他卦則或九或六不可以言用九用六矣又古易爻辭係於逐爻之下而无初九六二之名故於六爻之純陰純陽者指言用九用六以

明他卦之例也○筮家以九六七八分別變與不變者自求其所遇之爻而言也若易之為書一卦自有六爻雖未可以遇言實无不可以變言故曰爻也者言乎變者也然則以九六名爻之故歐陽氏之論當矣朱子謂六陽皆變則乾轉而為坤以釋用九其說本之蔡史墨案蔡墨雖以用九為乾之坤而仍舉用九之辭初未嘗曰此即坤之彖也猶其曰乾之姤仍曰潛龍勿用而不曰繫于金柅

首而終也易中首字皆訓終而不訓先故既未二
卦之終皆為濡首比之无首為无所終用九之无
首則以六龍盡變不見其終言天道之无終窮也
愚案此說甚謬蓋六爻以畫之先後言則初為始上
為終以畫之既成言則上為首下為足故上爻多
有言角言頂言耳者以其皆在上之屬也而安得
以言首為終窮之義乎且羣龍乃合六爻而言又
在用九而不在上爻自宜以首訓先為不可易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乗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正義 山陽王氏曰大明乎終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乗潛龍出則乗飛龍故曰時乗六龍也

紫陽朱子曰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

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釋乾之亨也大明終始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乾道變化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

之初保合者全於有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首出庶物聖人在上高出於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物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

又曰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潛見飛躍各得其所則是以人當天也不曰當天而曰御天以見遲速進退之

雲行雨施以下乃釋乾之元亨至哉坤元至乃順承天此明坤之所以為順而正釋坤之名也坤厚載物以下乃釋坤之元亨發端與他卦之例无二乾元坤元之元亦非元亨之元以二卦為道之首而隆其稱爾而細玩傳之全文似亦未嘗如文言分元亨利貞為四德但舊說未有及此者今姑以朱子之說為正義云○自先儒論乾卦无不以為聖人得天位之事者蓋乾為天德非聖人不足以體天德之全非聖人得天位不

足以盡天德之用也而理實有不可以拘執者故朱子云若使聖人在下亦自有個元亨利貞如首出庶物不必在上方如此如孔子出類拔萃便是首出庶物著書立言澤及後世便是萬國咸寧首出二句本義謂言聖人之利貞然未嘗指定九五一爻近日安溪李氏乃有此論且并以時乘六龍為專指九五與經文潛見惕躍各有其義之旨及傳中六位時成之説殊為違異不可從

通論 廣平游氏曰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无所不包至則无所不盡
紫陽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氣資生是成其形到亨便是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收斂既无形迹又須復生
餘論 開封耿氏曰統天言乾之體御天言乾之用統如身之統四體御如心之御五官

誠齋楊氏曰雲行雨施氣之亨也品物流形形之亨也

平菴項氏曰推其本統言之則曰乾元極其變化言之則曰乾道合而歸一則曰太和皆元之異名也始乎乾元終乎太和萬物出於元入於元此元之所以為大也

雲峰胡氏曰以二氣之分言則變者萬物之出機元亨是也化者萬物之入機利貞是也以一氣之運

言則變者其漸化者其成先言品物流形後言各正性命物有此形即有此性皆天所命也謂之各正則命之禀也乃性之所以一定而不易謂之保合則性之存也又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蓋太和者陰陽會合冲和之氣而乾元資始之理固在其中矣

石澗俞氏曰前言萬物後言品物萬與品同與異與元為禀氣之始未可區別故總謂之萬亨則流動

形見而洪纖高下各有區別故特謂之品

虛齋蔡氏曰各正保合雖合為乾之利貞然細分之各正者利也保合者貞也文言本義云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非即此之各正性命乎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非即此之保合太和乎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正義 紫陽朱子曰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

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彊而不息矣

通論

安定胡氏曰自彊象乾之健不息象乾而又乾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之无息是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君子之自彊不息是也

廣平游氏曰至誠无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无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彊也若顏子

三月不違仁是也

問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彊不息朱子曰非是說天運不息自家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又曰天運不息非特四時為然雖一日一時頃刻之間其運未嘗息也

何氏无子曰健而无息之謂乾自彊言不息學者法天之事耳自彊之法何如曰主敬君子莊敬日彊

餘論 雲峯胡氏曰上經四卦乾曰天行坤曰地勢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先體而後用也下經四卦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先用而後體也乾坤不言重異於六子也稱健不稱乾異于坤也

存異 横渠張子曰行道也所行是道易言天行健天道也

愚案大象第一句皆實指八卦之象而言天行自應指運行氣候之實迹若泛言天道及於穆之命等

類反為不切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正義 潁川荀氏曰氣微位卑雖有陽德潛藏在下故曰勿用

伊川程子曰陽氣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

通論 雲峰胡氏曰夫子於乾坤初爻揭陰陽二字以明易之大義乾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扶陽抑陰之意已見於言辭之表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正義　陸氏希聲曰陽氣見于田則生植利于民聖人見于世則教化漸于物故曰德施普也

磐澗董氏曰九二在下而云德施普者如日方升而其光已無所不被矣

通論　平菴項氏曰德施普德博而化皆於九二言之此所謂君德也德施普也以田字言之天下文明以見字言之時舍也以在字言之君德也以龍字言之

省身修己之事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正義 徂徠石氏曰進无咎是承或躍在淵而言非決其疑也蓋曰如此而進斯无咎耳

伊川程子曰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正義 潁川荀氏曰大人造聖人作而萬物覩是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正義　進齋徐氏曰盈釋亢不可久釋有悔人知其不可久而防于未亢之先則有悔者无悔矣

通論　白雲郭氏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亢不知變其能久乎　此論亢有不能久之理經文不可久是戒人之辭當以徐氏之說為正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辨正　愚案天德不可為首惟左氏傳天為剛德猶不干時一語足用發明以乾卦考之潛見惕躍飛亢一爻有一爻之定位不可假借然此六爻者莫非時之

所為當潛見而潛見當飛躍而飛躍聖人豈容心于其閒哉故彖傳曰六位時成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此所謂不為首也若潛而思見躍而欲飛則不能乘時而出于人心之私是則謂之為首矣天德不可為首言不能安于時位之正即皆人心之邪妄而天德豈有是乎程傳惟言不可用剛而好先則專似戒其過剛本義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又未免泥于卜筮之説而皆似未

合于乘時之義近日安溪李氏知其不然則又以渾然不可得其端始為訓而引陰陽无始動靜无端之語以實之亦未確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正義 西域何氏曰禮是交接會通之道故以配亨

衡水孔氏曰莊氏云元者善之長謂天之體性生養萬物善之大者莫善施生元為施生之宗故言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嘉美也言天能通暢萬物使物之嘉美會聚故云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貞者事之幹言天能以中正之氣成就萬物使物皆得幹濟莊氏之意以此四句明天之德而配四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已下明人法天行此四德則與天同

以立者也以仁為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辯正 西城何氏曰貞信也君子堅貞可以委任于事故幹事而配信

衡水孔氏曰貞則信也 又云兼信與知

橫渠張子曰信一天下之動

紫陽朱子曰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

又曰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枝葉貞固者正而固守之貞固在事是與立個骨子所以為事之幹欲為事而非此之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紫朱子此論似亦難推到知上

承菴姚氏曰貞者此理之正當也此理正當自然誠

實而完固故下貞固二字不必以智字解

愚案自資州李氏闢何氏之説而專以貞配智宋元諸儒並同其説然張子亦以為信伊川又以為正是貞之配智終未有定論也朱子解貞固為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而以孟子之知而弗去為證然孟子自論智之實耳以易論之所重在貞而尤在于固若增加知字則固字反不見其可重即孟子所重亦在弗去特因論智之實故不得不言知疑

易非彼之比也姚氏言若有理存之

餘論

紫陽朱子曰元者善之長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為長者是善端初發見處也

又曰亨者嘉之會嘉只是好處會是期會也又云若只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即不可以為會須是合聚來皆如此方謂之會

又曰利者義之和義疑于不和矣然處之而各得其所則和義之和處便是利

又曰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

也又云程傳以體為比而效之之謂不是

厚菴李氏曰文王之占本以元亨利貞為二事夫子以四者言之然彖傳雖特表乾元而以利貞合釋至此則離析四事自成一德也夫子之意實與文王之意合蓋所存者大然後能發用而通是大在亨之先也處事得宜然後能成就而正是利在貞之先也仁者德之大而禮則顯諸仁義者用之宜而知則藏諸用二聖之所發明其義精矣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正義北海鄭氏曰當隱之時不自殊異无所成名也

衡水孔氏曰不成乎名者言自隱默不成就于令名使人知也

又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者心以為樂巳則行之心以為憂巳則違之

伊川程子曰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于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

存疑　廣平游氏曰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遯世无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故不見是而无悶安溪李氏主此說

草廬吳氏曰樂則行之釋上文无悶二字憂則違之

西溪李氏曰天理人欲不兩存苟閑得一分人欲便存得一分天理

辨正　愚案易所謂中者必在二五兩爻而言中正又多在九五蓋中指爻位之中而正即謂陽也然中正雖于爻位發之實借爻位以明自然之理正言行无所苟中言處得其當也人能如是則无時无地而不善雖初上三四或剛或柔无不可以謂之中正者豈必二五哉故解經者无貴于執一也龍德正

所以博而化者也

隆山李氏曰乾畫⚊實則誠坤畫⚋虛則生敬故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于包犧心畫而實天地自然之理也

厚齋馮氏曰易者理學之宗而乾坤二卦又易學之宗也子思孟子言誠者天之道先儒謂誠敬者聖學之源皆出于此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

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修其言辭正為立巳之誠意朱子云伊川解修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得來寬不如明道此言

紫陽朱子曰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修辭見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无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以此故也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

問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修辭何也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又曰人多將言語作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忠信進德便見得修辭立誠底許多道理修辭立誠便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只這忠信亦被汨沒動盪立不住了

又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個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

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既知到極處便力行到極處此眞實見于行事故天下義理都无走失故曰可與存義

問修業居業之别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修作是修常常如此是守

石澗俞氏曰德與忠信皆主于心者也業與辭皆見于事者也事已成謂之業修業者業未成則修而成之也居業業已成則居而守之也

虛齋蔡氏曰誠即忠信也忠信就初間存主上說修辭立誠就後來事到就緒上說

又曰閑邪之外再无存誠工夫故承之曰存其誠修辭之外再无立誠工夫故承之曰立其誠誠即忠信向也誠存于心而今則見于事而誠有立矣

次崖林氏曰忠信所以進德是忠信所以至之也何也凡有所進將必有所至忠信以至之則善心易長神智日開道之壼奥理之元妙為吾所當至者

一時雖未能遽至固已先得之矣故可與幾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是修辭立誠所以終之也何也居是居止終是終身居止而不移居之所以終之也修辭立誠以終之則踐履篤實持守堅固事理之宜吾所當守者可與存之而不失矣義者事理之宜吾所當守者也忠信是至修立是終林氏此論極為明確可補先儒所未及

楊氏文源曰心之存諸中者純乎忠信而不妄則心

虛齋蔡氏曰中庸章句云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其所存所發有未實也所存之實即主忠信也所發之實即修辭立其誠也合進德修業總是中庸之誠身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

厚菴李氏曰祡忠信即二所謂閑邪存誠也修辭立誠即二所謂言信行謹也二以德言故觀於外以察其心三以學言故主於心而驗于事二曰存誠誠之源也以心言也三曰立誠誠斯立焉以事言

也其道則一而已

存疑

伊川程子曰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又曰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遂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只是知得淺此論尤偏

疑之

石澗俞氏曰上與進釋躍字下與退釋在淵之義无常无恒釋或之義非為邪非離羣欲及時以申進无咎之義

愚案六爻各有其時即各有其時當然之道而九四獨言欲及時者以四之為位適當可上可進之時矣而君子于此非再三審慎即生平之德業皆虛

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者以德業之盛莫大于不

違時懷非時而動之慮非謂德業已備于身而欲

其及時以進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正義 衡水孔氏曰因大人與衆感應故廣陳衆物相感應

以明聖人之作而萬物瞻覩以結之也

紫陽朱子曰作起也物猶人也覩釋利見之義也又

餘論 伊川程子曰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此專以二五言相應非正解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无輔動則有悔也

紫陽朱子曰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

谷氏拙倈曰以有位謂之貴以有民謂之高以有輔謂之賢人在下位其貴而又无位高而又無民賢人在下位而又无輔者何俱以亢失之也故動而有悔

厚菴李氏曰崇高之極其志未厭是无位也不得人心是無民也自賢而不能賢人之賢是无輔也

存異

誠齋楊氏曰自四以下皆從九五故曰无輔

草廬吳氏曰九三之賢在下而敵體不應是无輔也

以上二說不如本義之確不可從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正義山陽王氏曰九陽也陽剛直之物也夫能全用剛直放遠善柔非天下至理未之能也故乾元用九則天下治也全用剛直則天德純天德純則天下豈有不治按此勝剛而能柔之說

伊川程子曰行事進德修業也

紫陽朱子曰自試未遽有為姑試其可

又曰上治居上以治下蓋即首出咸寧之意

石澗俞氏曰試釋躍字與中庸日省月試之試同君子謹失時之戒而自試其所學蓋欲自試其淺深也

存疑

山陽王氏曰見而在田必以時之通舍也孔氏穎達曰舍是通義

橫渠張子曰九二居大中安止之地至于三四則不

得所安也

伊川程子曰隨時而止也

紫陽朱子曰言未為時用也依此解則舍當讀上聲

平菴項氏曰龍本行天之物不當在田出潛之初時寓于此故曰時舍

厚齋馮氏曰舍與出舍于郊之舍同適止于位非久安也

愚案九二龍德正中天下文明非初爻之比若謂未

為時用則去潛龍一間矣似无此理張子以為安止項氏馮氏以為暫止皆未有以見其必然王氏通舍之義近之而舍于古无訓通者闕之可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正義 伊川程子曰與時偕極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

東坡蘇氏曰以言行化物故曰文明

又曰天以无首為則

紫陽朱子曰或躍在淵離下而上變革之時

又曰天德即天位也蓋惟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

東萊呂氏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在天之時寒往則暑來晝往則夜來初未嘗息至于人則朝氣銳暮氣惰不能終日乾乾者蓋梏於血氣不能與天地之氣相通故也若與天地之氣相通則與時偕行

矣程朱所解皆不能如此分明

單氏渢曰乾六爻皆天德也而五爲天位此天德之得位者也

草廬吳氏曰則者理之有限節而无過无不及者也

石澗俞氏曰革者變也下乾以終上乾方始猶天道更端之時也

陸氏君啟曰微陽潛藏愈養則愈厚輕用則發洩无餘矣

谷氏拙侯曰則者有準而不過之意用九者有變而无常之意天道不是變換焉能使春夏秋冬各有其限聖人不是變換焉能使仁義禮智各有其節用九正天之準則不過處故曰乃見

愚案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革字應躍字乃字應或字與在淵字言九四初交外體其躍而不遽離于淵者以其為乾道初變之時故耳乃革者猶言初革也○天則者剛健中正之謂也諸儒以變言天則

以无首言天則皆非无所見者然不知實義之在

剛健中正則言變言无首已屬虗浮又无論天則

矣○潛龍勿用下也兩段朱子所謂聖人反覆發

明者最為得之不必依程傳言時言義之說

通論 平菴項氏曰乾辭言用九者四其義皆難遽通連亢

龍章讀之則義明矣知居終之有悔則知无首之

當吉知盈之不可久則知首之不可為知窮之足

以致災則知不窮之足以致治知極為天時之極

則知變為天則之變矣

進齋徐氏曰乾以德名爻初曰德之隱二曰德之中三四皆言進德五曰位乎天德獨上不言德者過中非德亢則有悔故不言德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衡水孔氏曰不言所利大矣哉者直云利貞不言所利之事欲見无不利也非唯止一事而已其實此利為无所不利此貞亦无所不貞是乾德大也

伊川程子曰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貞豈能不息乎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

大曰大矣哉

又曰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

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紫陽朱子曰始則必亨理勢然也收斂歸藏乃見情性之實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于陰柔（指剛健言）粹者不雜于邪惡（指中正言）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

平菴項氏曰自乾元者始而亨至所利大矣哉重釋

元亨利貞皆不用上文四德之說此論極確

雲峰胡氏曰性情只是一健字健者乾之性而情其著見者也

石澗俞氏曰乾始即乾元也元乃生物之始也美即亨也亨乃衆美之會也

愚案程子以不息言性情以无所不利言不言所利皆直揭理蘊絶去枝蔓之言本義所謂收斂歸藏仍是不息之意然性情之下又益以實字未免辭

費矣他以貞下起元神功寂若等語為說者俱非正

解

汴水趙氏曰剛者一爻陽之稱卦具陽爻者有之健者經卦乾之稱卦遇乾者有之二五之謂中九五之謂正諸卦所同也兩卦不雜曰純八純卦是也剛柔不雜曰粹乾坤是也坤之爻二乾之爻一故精則唯乾所獨卦爻之德凡七諸卦不能備獨乾備之此乾之所以為大也

存異節齋蔡氏曰剛健中正而純粹精者惟九五足以當之兼用六爻以發揮其義者欲旁通以盡乎事物之情也

雲峰胡氏曰曲盡其義者在六爻而備全其德者在九五一爻時乘六龍以下則為九五而言也

愚案以上二說程朱以前所無未見有當近日安溪李氏主之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正義

衡水孔氏曰君子以成德為行者言君子之人當以成就道德為行令其德行彰顯使人日可見其德行之事此君子之常也不應潛隱所以潛者以時未可見德既幽隱行又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紫陽朱子曰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

又曰行而未成只是事業未就

承菴姚氏曰成德就已成之德言即龍德也君子以此成德為行奚待積久指日可見之行事者潛之為言也其時尚隱而未見雖欲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以上諸說小有異同而皆可通

愚案此節似恐人以初九之勿用為无可表見故言君子操已成之德何難日行之而與天下共見乎而曷以言勿用也以潛之為時可隱而不可見夫行則必要其成今方潛而欲行則行而未必成是

以寧勿用也而豈君子真无可見哉隱而未見句連上句讀行而未成句連下句讀亦可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學聚問辨進德也寛居仁行修業也

紫陽朱子曰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為大人也

草廬吳氏曰理具于心而散于事物事物之理有一

未明則心之所具有一未盡必博學周知俾萬理
皆聚而无所闕遺故曰學以聚之辨剖決也既聚
矣必問于先知先覺之人以剖決其是否故曰問
以辨之寛猶曾子所謂宏張子所謂大心也居謂
居業之居問既辨矣必有宏廣之量以藏蓄其所
得故曰寛以居之仁者心德之全天理之公也既
有以居之矣心德渾全存存不失應事接物皆踐
其所知而所行无非天理之公故曰仁以行之

又曰學聚之以知其理仁行之以行其事問辨之以
審別所當行于學聚之後寬居之以存貯所巳知
于仁行之先寬之所居即學之所聚者仁之所行
即問之所辨者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正義會稽虞氏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也
衡水孔氏曰上不在天謂非五位下不在田謂非二

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

如是奉而行之或問又載天地只以形言之說要不及本義之精微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正義衡水孔氏曰言上九所以亢極有悔者正由有此三事若能三事備知雖居上位不至于亢也

紫陽朱子曰所以動而有悔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知其如是則隨時變通而處以是道之當然有收斂而无弛張有舍棄而无係吝如此則不至于有悔矣然此唯聖人能之蓋聖人樂天知命達理而能權也常人則明不足以見幾心不免於物累故不能也

愚案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文言以此終篇見聖人之體天德而造其至發明彖辭利貞之意大易一書之要指也此之謂不爲首此之謂天則此之